



藝台客聚

「通俗文學」，為評論界所冷漠。

自從一九六二年倪匡創作「衛斯理」系列科幻小說，一紙風行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可以說，倪匡是香港科幻小說之父。

這次以科幻作品為主題的香港國際書展，對這位畢生創作逾百萬字的科幻小說的作家竟然未有提及。

關於鄭文光，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與他過往甚密，並正式訪問過他。

鄭文光（一九二九年——二零零二年）出生於越南海防，童年和少年時代都在越南度過，中學時期一度輟學，任小學教員及學徒，開始寫作散文和詩歌，處女作為《孔尚任與桃花扇》，發表在一九四三年越南的一張華僑報紙上。

一九四六年鄭文光在越南海防創辦《越北生活》雜誌。

一九四七年鄭文光回國，翌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天文系攻讀。

鄭文光與香港也有一段淵源。一九四九年前，鄭文光來香港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任香港

# 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

科幻小說過去一直被目為「閒文學」或「通俗文學」，為評論界所冷漠。

《新少年》月刊總編輯，並曾在香港的《大公報》、《文匯報》上寫政治雜文和諷刺詩。

鄭文光有一個中篇叫《命運的夜總會》是以香港為題材，約五萬字。

這篇小說有一段關於「香港之春」的描寫，很有詩意，特援引如下：

南國的春風，無聲無息地從鉛灰色的天空上飄下來，真是有點惹人煩。

從半山區華貴的花園住宅的落地窗望出去，像冷杉林一樣鱗次櫛比地聳立着的高樓群，籠罩在若濃若淡的煙霧中，彷彿有一股氤氳之氣，正從海峽上升。如果是在耀眼的陽光下，海峽就像一塊明亮而迷人的海藍寶石；在瀟瀟細雨中，看起來它卻更像是一片神秘的、灰濛濛的沼澤。海面上停泊着的幾艘輪船，全部像玩具似的擺在那兒；而那過海的輪渡呢，卻慢騰騰、慢騰騰，好像永遠也到達不了對岸一樣。

一九五一年鄭文光返內地，開始任《科學大眾》副主編，一九五七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，後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從事天文史研究工作。

鄭文光是天文學家，又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家。

早在一九五三年，他便開始科幻小說創作，並且努力不息，為中國科幻小說開創廣闊的天地。

（《科幻之父——鄭文光》之一）

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當我們要為他人打氣加油時，也許早已習慣了那類「正能量」口號：「明天會更好」、「做人最緊要樂觀」……相信如此勵志的語句，大家從小到大亦聽過不少。

這樣的話語是否有效呢？某程度上是的，至少在那一瞬間，也許會有安慰劑的效果。但長久來看，也許很難每次都有用。畢竟，當類似的話語聽得多了，反而可能會引起反效果，令人覺得乏味或言不由衷。而只要是對心理學、心靈輔導有少許認知的人，都會明白，面對一個絕望的人，若強行不斷用「加油」、「你很好」之類的話語來「激勵」他，往往用處不大，因為對方只會覺得你敷衍了事，也沒有想要與他一起剖析痛苦、共渡難關的耐心。

有趣的是，天命近來接觸到另一種「打氣」方法，劍走偏鋒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以「負能量」來爭取大

# 另類打氣方法

家認同，例如曾聽朋友說起：「吃得苦中苦，被當人下人」，當下一刻忍俊不禁，忍不住說一聲「你呢句話真係太「抵死」。」但因為知道對方只是開玩笑，又有了一種舒暢的感覺，並不覺得是被冒犯。

我想，這是因為，這種另類的打氣方法，能夠自我解嘲，對自己的苦處和難過一笑置之，而且又避免了那種「過度勵志」形式的打氣，能夠達到理清思路、放下部分顧慮的效果。

其實天命平日在面對客人時，雖然不會直接說出這些「負能量」的話語，但也會在勸勉對方時，偶爾說一句無傷大雅的玩笑話。例如，若有客人苦惱於自己總是陷入「爛桃花」的困擾，卻沉溺其中無法自拔，問我該如何是好時，我便會回答：「當然建議你放手，但我說了，你會聽嗎？」對方忍俊不禁。

每念及此，只希望每一位曾經接受過天命的玩笑話的客人，可以在笑完過後，思考其中的道理，找到出路。

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筆者喜歡參與記者前輩們的聚會，他（她）們都是資深的傳媒人，有着採訪工作上的不同經歷和經驗，儘管在他們口中有些已是「陳年往事」或者是時代不同，不可同日而語，但他們還是堅守着不帶記者自己的個人情緒喜惡，始終只忠於報道新聞的記者操守和道德。

他們認為不論是港聞版或娛樂版的記者也好，記者的採訪工作只需將現場的情況報道出來便可，讀者 and 市民自有他們的判斷，若記者將自己的看法加諸新聞報道內，那就不是正式的新聞報道了。電子傳媒或紙媒的記者們若以專題形式作採訪，也要讓讀者市民知道這「報道」是專題，自然可以用不同視角來報道。

一位資深記者說：「沙田警民激烈衝突的事件中，看到新聞片中警察防暴隊一字排開設防，大批記者站在防暴警隊面前，經警察勸喻後，很多記者都予以配合，跟防暴警隊保持一段雙方都安全的距離，但有位女記者只挪後兩步，大聲向防暴警察叫嚷：「不要碰到記者！你們不要碰到記者！」我真的被這位女記者的行徑「雷」到了兼翻白眼：試問你站在人家的面前阻止着，人家不碰到你才怪呢！我們的記者行家們會有她那麼的低智商嗎？記者不擁有什麼特權，不要自我膨脹好嗎？

另一位資深的娛樂記者前輩回憶地說：「某年TVB在尖東一間剛開張的六星級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，二十多位娛樂記者被酒店職員拒諸門外，因為當時記者們大多數都是穿着T恤短褲和白帆布鞋（俗稱：白飯鬼），酒店規定這衣着裝束不能內進，記者也絕對尊重酒店的規定，只要求酒店職員將情況代為通知TVB的公關人員，而記者們一點也不生氣，因為十分理解雙方都是各有職責，忠於工作而已，只要凡事大家互相體諒，自然就和和睦睦啦！」

# 道德和操守

安石正在睡覺，管家徐倫引其到書房用茶。東坡兄視池內餘墨未乾，還有一首未完成的《詠菊》詩稿。詩稿前兩句為：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蘇軾心中暗自慨嘆，認為王安石居然不曉得菊花即便乾枯也不落瓣的常識，隨即依韻補上了兩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。待王安石至書房時，蘇軾已離開，卻被認出了筆跡。屈原《離騷》中有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詩句，蘇軾不知，反而譏諷王安石。丞相不悅，本想奏明天子將其削職為民，轉念一想，遂將其貶至黃州府，補缺團練副使之職。

秋日的一天，蜀客陳季常到訪。蘇軾便與好友到後院賞菊。走到菊花架下，蘇軾一下子被驚得目瞪口呆。天氣晴朗，滿地鋪金，甚至還有菊花在紛紛落瓣。至此，方知王安石貶他到黃州的用意。「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」正確，而「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」錯了！王安石正確，自己錯了！蘇軾之錯，猜其並不是沒能「讀萬卷書」，究其原因，還在於沒能「行萬里路」，沒有把平日所讀、所學的菊花詩句，以審慎、敬畏、質疑的心態，在生活中運用和驗證。

讀書的益處，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、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未必正確，書中的知識可以運用到日常生活中，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讀書，也不必拘泥於門類和大小，科技的、文藝的、雅的、俗的，皆可。正因為讀書，我們那處不足500人的小山村，走出了幾十名大學生。教師、律師、醫生、公務員、技術員、老嫗、廚師、理髮師，填補了上一代人的行業空白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們那處小山村，連初中生都沒有，村裡清一色全是農民。耕種的農具，也是那種最為笨重簡易的槓頭、鐵板、鋤頭。養幾隻雞，餵一頭豬，就是全部副業收入。三十年後，村裡人在各種書籍中汲取營養，靠科技支撐，養雞場、養羊場、養蜂場，一忽兒冒了出來，徹底改變了以前那種養雞三兩隻、養羊一兩個、養蜂三兩窩的窘境。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學習到知識是其一；改變思維方式是其一；開闊眼界是其一；指導生活實踐是其一；推動各行各業向前發展是其一……

# 萬卷書·萬里路

萬卷書，須讀；萬里路，須行。

萬卷，原是指皇帝之試卷。讀萬卷書意為：讀書為了進京趕考，金榜題名；行萬里路意為：走入仕途，為皇帝辦事。

其語出自明·董其昌《畫旨》。「畫家六法，一曰『氣韻生動』。『氣韻』不可學，此生而知之，自然天授。然亦有學得處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壑內營。成立郭郭，隨手寫去，皆為山水傳神。」

現在多比喻要努力讀書，讓自己的才識過人，讓自己的所學能在生活中體現，增長見識，理論結合實際，學以致用。而不是淺顯地以字面意思曲解為讀一萬卷書行一萬里路，或讀很多書行很多路，或讀很多書去很多地方。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可以形象地理解為學習吸收書本知識，然後將學來的知識去應用或指導實踐。行萬里路，跟「行路」之行為，壓根沒直接關聯。讀書、學習的意義，無須多闡述，見聞的幾個例子，恰能體現。

有個鐵哥們，兄弟姐妹共八人。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，沒有充足的金錢和精力供他們上學。鐵哥們排行最小，小學二年級沒上完，也輟學到外地打工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學，一二年級學不到多少東西。鐵哥們能認識的，頂多就是些簡單的數字，還有自己的名字。常用的漢字，都認不幾個。有一次，在天津打工的他接到其老闆安排的一個任務，讓其到城郊一居民家中測量一個小施工項目的數據。地址寫在一張紙條上，鐵哥們拿着地址左瞧右看，一頭霧水。偌大的城市，紙條上的漢字，自己根本不認識，去哪裡找呢？在城裡還好些，路上行人多，可以隨時隨地找人詢問。到城郊之後，人煙稀少，該去問誰呢？鐵哥們不識字，人卻不傻，還挺有些小聰明。他拿着那張紙條，在大致的一個位置上，挨個小區對照，小區名和紙條地址上的字一樣的，就對了。最終，鐵哥們通過這個辦法，加上逢人便問，找到了那家施工人家，測量到了所需數據。但未能讀萬卷書的鐵哥們，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上，所費之周折，可謂一樁小小的傳奇。

十幾年後，還是那個鐵哥們。在遭遇過不識字的種種「磨難」後，終究走上了默默學習「讀萬卷書」之路。他現在從事的行當，是生態園林建設。亭台軒榭，山水花木，真假景致，皆是其團隊的設計建造對象。行書、楷書、隸書、草書等，皆在其雕刻範圍內。所見之景點建築，書中之設計方案，他都努力記憶、學習和思考，而後模仿、創新。從不識字到熟練掌握各種書法字體的雕刻，且筆筆瀟灑，遒勁飄逸，形神兼具，若非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之洗禮，絕不能也！

農村老家的果樹，以黃梨、蘋果、山楂為主。二十幾年前，黃梨最多，蘋果次之，山楂相對較少。黃梨以「子母梨」為主，蘋果以「國光」為主，山楂則是以一種名叫「山楂」的笨山楂為主。當時的村裡人，不太懂果樹的管理，這幾個果樹品種，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品種，適應了本地環境，容易養活。

隨著「讀書人」增多，村裡的果樹在一撥撥技術人才更迭中，邁上了技術更新換代之路。「讀萬卷書」後，一些老舊品種，因其口感、營養等劣勢，雖然易於管理，依然被淘汰。村裡人利用書本中學到的嫁接技術，讓子母梨樹上結出諸如雪花梨、香水梨、墜子梨等口感好、品相好的新品種；笨山楂也被甜紅子、大金星、大五稜等代替；國光蘋果少了，紅富士、玫瑰紅、北斗等日漸多起來。原本以黃梨、蘋果、山楂為主的大格局，也被以山楂為主所取代。在嫁接技術上，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體現得尤為明顯。一棵笨山楂樹上，既能結出笨山楂，還能結出甜紅子、大綿球、大金星、歪把紅、大紅子、大五稜；一棵麻柳樹上，下半部分是麻柳枝葉，上半部分是核桃果實；同一棵梨樹上，這一枝結綿梨，那一枝結雪花梨，上面結滿香水梨，右邊卻結着子母梨。

杜甫在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中有詩句：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這裡的讀書破萬卷倒是有博覽群書之意。然而，意指博覽群書的「讀書破萬卷」，與萬在努力讀書的「讀萬卷書」毫無矛盾之處，關鍵是還得去「行萬里路」。

蘇軾才高八斗，有一次去拜訪王安石。王

安石正在睡覺，管家徐倫引其到書房用茶。東坡兄視池內餘墨未乾，還有一首未完成的《詠菊》詩稿。詩稿前兩句為：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蘇軾心中暗自慨嘆，認為王安石居然不曉得菊花即便乾枯也不落瓣的常識，隨即依韻補上了兩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。待王安石至書房時，蘇軾已離開，卻被認出了筆跡。屈原《離騷》中有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詩句，蘇軾不知，反而譏諷王安石。丞相不悅，本想奏明天子將其削職為民，轉念一想，遂將其貶至黃州府，補缺團練副使之職。

秋日的一天，蜀客陳季常到訪。蘇軾便與好友到後院賞菊。走到菊花架下，蘇軾一下子被驚得目瞪口呆。天氣晴朗，滿地鋪金，甚至還有菊花在紛紛落瓣。至此，方知王安石貶他到黃州的用意。「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」正確，而「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」錯了！王安石正確，自己錯了！蘇軾之錯，猜其並不是沒能「讀萬卷書」，究其原因，還在於沒能「行萬里路」，沒有把平日所讀、所學的菊花詩句，以審慎、敬畏、質疑的心態，在生活中運用和驗證。

讀書的益處，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、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未必正確，書中的知識可以運用到日常生活中，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讀書，也不必拘泥於門類和大小，科技的、文藝的、雅的、俗的，皆可。正因為讀書，我們那處不足500人的小山村，走出了幾十名大學生。教師、律師、醫生、公務員、技術員、老嫗、廚師、理髮師，填補了上一代人的行業空白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們那處小山村，連初中生都沒有，村裡清一色全是農民。耕種的農具，也是那種最為笨重簡易的槓頭、鐵板、鋤頭。養幾隻雞，餵一頭豬，就是全部副業收入。三十年後，村裡人在各種書籍中汲取營養，靠科技支撐，養雞場、養羊場、養蜂場，一忽兒冒了出來，徹底改變了以前那種養雞三兩隻、養羊一兩個、養蜂三兩窩的窘境。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學習到知識是其一；改變思維方式是其一；開闊眼界是其一；指導生活實踐是其一；推動各行各業向前發展是其一……

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以前對粵劇的興趣高低，相反對其他戲曲，如上海越劇、京劇、潮劇的興趣較大。以前就常常要陪老爸去睇粵劇排練，我也只是當去返工的，從來不用心看。

倒是近年培養出多少興趣來了，那是因為跟着李居明師傅租下了新光戲院後，我跟着他做小手下，看着他如何打造新光，出心出力；除了出錢，投放了大量的資金裝修戲院，令它成為香港唯一擁有一千多個座位的私人戲院，去年再斥資千萬把三樓打造成三銀幕的新型影院。並且投資不同的劇團，邀請不同的老倌，演出他執筆撰寫的粵劇劇本。至今的《粵劇特朗普》，已是他寫的那三十四個創作劇本。他對粵劇那份熱誠、那份狂熱、那份付出，真是無人能及！

是他影響了我，跟着他總吸收到多少，是他發放給我們那份正能量和無比的毅力！也因此令我迫使自己去接受粵劇的另一面，是那充滿了魅力的另一面。

當初新光的黎總常常笑笑我，說我三分鐘熱度，看一個戲總坐不定，有時看到中途便跑了。還好之後的三三分鐘熱度改善了一點點，直到近日看師傅的、

# 潛藏的韻味

《粵劇特朗普》以及五度重演的《聊齋驚夢》，我都可以用心地看完整個戲。證明自己進步了，而師傅新穎的作品是令我改變的原因之一。

當然看戲除了喜歡、接受那劇本，還有演員是另一個因素。我的確很粉絲心態，看什麼戲也必定揀選心儀的演員，粵劇其實今天有不少非常出色的演員出現，除了香港本地的，也有從內地移居香港的粵劇伶人，他們在香港如今亦站穩了腳，擁有大批的粉絲支持。

說到粵劇的偶像，我卻有很多心儀的，不過近年卻真正正地愛上了蓋鳴暉，而近年她的進步更大，唱得好演得好之外，開始發覺了她的韻味，女文武生的韻味不易感覺得到。是蓋鳴暉努力的把自己潛藏的韻味發掘出來，特別在最近重演的《聊齋驚夢》中，便被她深深地打動！

去年再斥資千萬把三樓打造成三銀幕的新型影院。並且投資不同的劇團，邀請不同的老倌，演出他執筆撰寫的粵劇劇本。至今的《粵劇特朗普》，已是他寫的那三十四個創作劇本。他對粵劇那份熱誠、那份狂熱、那份付出，真是無人能及！

是他影響了我，跟着他總吸收到多少，是他發放給我們那份正能量和無比的毅力！也因此令我迫使自己去接受粵劇的另一面，是那充滿了魅力的另一面。

當初新光的黎總常常笑笑我，說我三分鐘熱度，看一個戲總坐不定，有時看到中途便跑了。還好之後的三三分鐘熱度改善了一點點，直到近日看師傅的、

# 遺傳反思

好了，承接上次提及靈性反應療法的思路，最近對遺傳也產生了一些新看法。從西方的「科學」角度而言，遺傳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，大家努力從基因等元素去探究遺傳的祕密，希望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。

中國傳統的說法當然和科學無緣，但有不少說法又往往深入民心，大家想起來也覺得自有其道理所在，例如無仇不成父子，很容易被套入親人之間的爭拗作對應的解讀，從而勾起民心的一定共鳴來。

回應上次提及個人的積念，會吸引周遭同根同宗的靈體積聚，構成龐大的負能量氣場云云。把吸引力法則置於生育的處境上，男女雙方的浮思斷想，乃至內在的陰影部分，同樣構成一種呼喚的氣場。個人的理解是隨之而注入體內的新生命，也是因「回應」以上的呼喚而來的，簡言之我們所謂的「遺傳」，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吸引力的衍生效果。父母的積念構成磁力作用，此所以

常有人喜歡分析子女的性格，哪部分似父、哪部分像母等的習尚，從根源上來說大抵就是同氣趨同的由來。

之所以無仇不成父子，固然是從負面角度去理解關係，即父親的黑暗陰影作出更激化的投射，令父子關係進入緊張狀態。當然，你可以從無愛不成××的角度觀之，愛或仇或許視乎生育者當時的意念及氣場尤甚，於是有所謂的因就結什麼的果。

不過好壞仇愛等等，都是我們世人的價值標籤，從宇宙的能量運轉而言，一切都是流動的，也不會用好壞的價值判斷，只不過作為凡夫俗子的我輩，自然難以免俗地對號入座而已。

一切都是解釋世界的方法之一，也不過是因應不同人的思維取向而生成的說法模式——有用沒用，只有當事人才冷暖自知。對我來說，嘗試去思考親子之間的光明及陰暗面之聯繫，肯定是一積極學習的人生歷程。

人生下半場，要學的猶若恒河沙數，只願好好把握時光，充實生命。

常有人喜歡分析子女的性格，哪部分似父、哪部分像母等的習尚，從根源上來說大抵就是同氣趨同的由來。



鵬情萬里

趙騰飛

野豬在香港已漸有失控之勢，對於香港人而言，已經不是新聞。

上個月中，甚至有一隻身長一米左右的小野豬，搭乘手扶電梯，公然闖入了堅尼地城港鐵站。在電梯上，還撞傷了一名女路人。多位警察聞訊出動，用鐵欄圍成一圈，將其困在港鐵之中。手持盾牌的警察和小野豬對峙多時之後，為安全考慮，警察動用了麻醉槍。中槍的小野豬，雖然倒地但仍有意識，漁護署的職員又補了一針麻醉劑，才把他裝入籠中帶走。

警察和野豬對峙時，有圍觀的市民善心大發，覺得小野豬很可憐，竟然送上蘋果給其食用，以補充體力。市民的惻隱之心，是導致野豬近年來數量大增，以至於騷擾、傷人事件大幅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我並非信口胡謔。有動物保育方面的專家就指，生存在郊外的野豬，本來主要靠吃植物的根莖和果實維生。野外自然條件貧瘠，優勝劣汰之下，牠們的繁育能力也會保持在一個較為低下的狀態。但近年來，一方面不少市民可能是出於善意，不斷主動為野豬投放食物；另一方面，愈來愈多的野豬發現，在垃圾桶裡，很容易就能吃到市民丟棄的廚餘。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，每天拋棄的廚餘約4,000噸，相當於約30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。

不要小看這兩個方面的原因。本來自生自滅的野豬，尋找食物的習慣一旦改變，代代傳遞，其習性也會隨之發生變化：不再膽小怕人，願意接

近和依賴人群生活。

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香港擁有數量龐大的郊野公園。許多人只知道香港樓價高入雲端，卻不知寸土寸金的香港，郊野公園就佔了約40%的土地。這些郊野公園正是野豬藏身之所。因為環保團體和關注動物權益團體的反對，港府無法動用郊野公園及外圍的大幅土地，來開發更多住宅。港府現在提出，通過東大嶼填海來提供更多土地，可惜這一構想，在不同團體的杯葛之下，仍是遙遙無期。

也因此，香港最大的民生痛點：住房問題，也就成了引發各類社會矛盾的共同原因。

在香港，野豬出沒的頻率，已經不亞於隨處可見的流浪野貓。野豬氾濫，也已成為香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。其中，港島、新界東北、西貢、大嶼山等更是重災區。我常在港島域多利道一帶跑步，撞見野豬出沒是常有的事。有時候，是一兩隻結伴，有一次還撞倒野豬一家四口，一起大搖大擺地在路上覓食。在香港仔石排灣、田灣村附近撞見野豬，簡直就是家常便飯。而令沙田一些村民頭痛的是，隨着野豬數量的快速增加，覓食的範圍不斷擴大，有野豬會去偷吃牠們供奉祖墳的祭品，還有村民祖墳的骨灰甕曾被野豬撞至破裂。每年清明掃墓時節，為了防止村民被野豬襲擊或干擾，有些村會安排專門的人手預先驅趕野豬。

香港漁農署最新的統計數字亦顯示，僅2018年前10個月，就接獲高達769宗野豬出沒或滋擾民

# 香港，野豬兇猛

野豬在香港已漸有失控之勢，對於香港人而言，已經不是新聞。